

悼浴日先生

杜呈祥

浴日先生的死，是突然的，在一般朋友中間所引起的悲傷，是異常沉重的。我雖然不是浴日先生的老友，但常以他的老友自居，這是因為大家的工作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書生，書生有書生的怪脾氣，容易和人格格不入，也容易和人一見如故，我想，我和浴日先生的交往，雖然談不上是「君子之交」，却可稱為「書生之交」！

我在對日抗戰的期間，就曉得浴日先生是兵學專家，但無緣識荆。來臺以後，民國四十一年夏天，在帕米爾書店任卓宜先生處，第一次看到浴日先生，並沒有多談話。直到去年「中興評論」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有關漢武帝時代的騎兵建設和霍去病的騎兵戰術的論文，他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我，指定題目要我寫一篇「劉、關、張合力與漢」。這種突然式和考試式的約稿，在旁人也許會乾脆辭却的，我竟如期交卷，浴日先生為此稿，也曾先後到舍下來過三次，足見他對約稿的事情是非常認真的。

接着，浴日先生又來信說他希望我再寫一篇有關李衛公及其兵法的文字，並且答應供給我有關李衛公兵法的資料。我回信給他，願意試試看。他親自把他珍藏的李衛公兵法送給我，關於他如何蒐集中國兵法的古籍和重印這些古籍的計劃，和我談了很久，這是我們之間談話最久的一次，也

是最富有學術意義的一次談話。從這次談話之後，我已承認浴日先生是現代中國研究中國古代兵學的第一人！

以後，我接連替戰國月刊寫了幾篇東西，又經過和浴日先生幾度暢談，更深切瞭解他是常識極豐富，而且對文字的素養很深。對於自由中國的文化工作，他有他個人的看法，他頗慨歎一般人不大瞭解文化工作的重要。在較多的接觸和深刻的談話中，我已瞭解浴日先生是一個對學術研究

極有興趣，而且是有相當造詣的人，但他並不隱身在學術的象牙之宮裡面去做純學術研究工作，而挺身站在軍中文化戰線的最前線，主編戰國月刊。我很佩服他這種精神，很欽仰他這種作法，所以，對於他個人以及他所主編的刊物，都發生情感，甚至以他的老友自居了！

浴日先生雖然死了，但他在戰國月刊上所付出的心血，已經使所有戰國月刊的讀者 and 撰者，都會永遠忘掉他。我在這裡，絕無意誇張浴日先生所主編的戰國月刊是如何精彩，但認為浴日先生能够把握着以軍事的，

戰國的，學術的各種問題的討論為中心的編輯方針，使這個刊物有它的分量，有它的特點，也有它的用途，是極值得特別加以讚揚的。

最後，我想請求負責主持料理浴日先生身後事務的諸位先生們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浴日先生所收藏的古代兵書裡面，有一部份在臺灣已成孤本，為了紀念浴日先生，頂好設法印出來，否則，一定要由浴日先生的家屬或交由政府的文化機構（如中央圖書館）妥為保存，因為這些古籍，不僅是浴日先生個人的心血所寄，也是中國兵學的寶藏啊！